



# 谍战

池怀民 著

DIEZHAN JIANGHUAI

江淮重镇，水陆枢纽；敌特伪顽，鱼龙混杂；

面对遍布的阴谋与陷阱，他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 谍战

池怀民 著

DIEZHAN JIANGHUAI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谍战江淮/池怀民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2(2015.3重印)

ISBN 978-7-5396-4717-3

I. ①谍… II. ①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9111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张 磊

装帧设计:徐 睿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9.25 字数:290千字

版次:2014年2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定价:3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章 过境遇袭 / 001  
第二章 奔赴延安 / 012  
第三章 途中偶遇 / 019  
第四章 脱 险 / 027  
第五章 禹王庙会 / 033  
第六章 白川治子 / 040  
第七章 智斗特务 / 046  
第八章 永井太郎 / 052  
第九章 巧渡首长 / 056  
第十章 锄 奸 / 064  
第十一章 雪 岚 / 071  
第十二章 送 亲 / 077  
第十三章 设 局 / 083  
第十四章 抓舌头 / 090  
第十五章 入 狱 / 095  
第十六章 病 愈 / 106  
第十七章 撤 退 / 113  
第十八章 遇 难 / 120  
第十九章 货物被劫 / 125  
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 131  
第二十一章 群英会 / 137  
第二十二章 深入虎穴 / 143  
第二十三章 欢聚一堂 / 150  
第二十四章 暗 算 / 156  
第二十五章 戒 备 / 161  
第二十六章 连环凶杀 / 169  
第二十七章 瓮中捉鳖 / 179  
第二十八章 夜袭小王庄 / 185  
第二十九章 潜伏南京 / 197  
第三十章 梅公馆 / 204  
第三十一章 处决叛徒 / 210  
第三十二章 营救飞行员 / 223  
第三十三章 闯 关 / 232  
第三十四章 虎口脱险 / 240  
第三十五章 再次历险 / 250  
第三十六章 篝火晚会 / 258  
第三十七章 李代桃僵 / 265  
第三十八章 声东击西 / 273  
第三十九章 侥幸避难 / 283  
第四十章 顺藤摸瓜 / 292



## 第一章 过境遇袭

一九三九年深秋,中国的半壁江山沦陷敌手,沦陷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位身着八路军军服的中年军人,带着秘书和报务员,由一个班的战士护送由北向南进发。当路过一个小村庄时,天色已晚,战士们又累又饿,他们就在这个农家小院的门前停了下来。一个战士上前“梆梆”地敲门。门打开了,一位老汉含着旱烟袋走了出来。原来是八路军来到自己的家门口,老汉立刻热情地把同志们迎进了门。进门后,中年军人观察了一下环境,又看了看房屋和小院后,问:“老人家,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个村叫什么名字?”

老汉平时就不爱说话,这时他吧唧吧唧着嘴,把手上的旱烟袋往脚底板上磕了磕,说:“我们这个村子叫曹家村,你们刚才经过的那个土坡就是著名的古战场垓下。当年淮阴侯韩信同楚霸王项羽在此一决雌雄。我们这里的人们一直引以为豪哩。”虽然老汉不爱说话,但还是想在外人面前炫耀炫耀自己的家乡。

“嗨,这里还是一处名胜古迹哩!”

由于几天来的急行军,战士们极度疲劳,晚饭后,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秘书把伙食费送给老汉,老汉硬是不要。正当秘书和老汉推让之际,那位中年军人走了过来。

中年军人从宋秘书的手中把钱接过来,说:“老乡,你一定要拿着。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是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纪律，你不能让我们违反纪律吧？”说着，硬把钱放在了老汉的手中。

老汉没有办法，只好接过钱。他在老伴耳边小声地嘀咕了几句。老伴点了点头，就在小姑娘的耳边轻轻说道：“走，我们去给子弟兵们炒花生去。”说完就去了厨房刷锅、生火，随后就去外面取沙子了。

小姑娘才八九岁，听完话，就一蹦一跳地向堂屋奔去。小姑娘站在一个凳子上，双手握住一根竹竿，向着房梁上吊着的三个用稻草绳编织的大草包中的一个用力地捅去，大草包摇晃起来。随着小姑娘一下一下用力地捅，大草包里的花生断断续续地向下掉。小姑娘一看这样哪行啊！这可不是自己平时偷花生吃啊。小姑娘灵机一动，就将镰刀绑在竹竿上，用力地一割，把系花生的草绳给割断了，花生包“嘭”的一声摔在地上。小姑娘抱不动花生包，就将它拖到了厨房里。

中年军人和宋秘书又同老汉一起聊起了家常。老汉看到这位八路军首长很健谈，而且还博古通今的，讲起革命道理是一套一套的，要不是他身着一身八路军军服，还真的以为他是说书的呢。也难怪老汉有这样的想法，首长在参加南昌起义以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些年来经过革命熔炉的锻炼，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儒将了。首长又向老汉了解一些风土人情。然后，各自睡觉去了。

子夜时分，万籁俱寂，天空繁星点点。远处传来了狗的叫声，全村的人都在睡梦之中，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狗叫。突然，老汉家养的小狗在小院里狂叫起来。一直在院门外站岗的哨兵立刻警觉起来，他听这只小狗一边叫，一边拼命地抓院门，哨兵慢慢地从外面把院门打开了一条缝，想看看这小狗究竟为什么这么拼命地叫。

他刚打开一条门缝，小狗“唰”地一下从门缝之中蹿了出去，以至于哨兵想拦住它都来不及。哨兵警惕地、仔细地查看了一下周围情况，可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小狗一路向北拼命地狂奔，哨兵警觉地感到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于是就顺着小狗跑的方向追去。刚跑了一段，发现小狗在前面停了下来，哨兵也跟着停了下来。他举目向远处望去。

借着星光，跃入哨兵眼帘的是一片蝗虫般的鬼子，哨兵惊出一身冷汗——得赶快通知首长他们。现在跑回去的话，显然是来不及了，鬼子就在眼前。怎么办？怎么办？哨兵急中生智，他迅速地举起自己手中的枪，“叭叭叭”，几声枪响打破了整个山村的寂静。哨兵连续打倒几个鬼子，其他鬼子反应过来，一齐向他开火，英勇的战士慢慢地倒了下去。但他心满意足，他完成了一个战士的使命。

听到枪声，大家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中年军人带领着战士们同鬼子交起了火，鬼子躺倒一片，战士们也倒下几个。鬼子冲不上来，战士们也撤不走，就这样相持着。宋秘书对中年军人说：“首长，你快撤。”

“不行，要撤一起撤。”

“难道你忘了自己的任务？”宋秘书说着就命令身边的两个战士把中年军人架起来，沿着旱沟向后撤。

鬼子一看有人要跑，就拼命向他们射击。就在他们快要撤出去的时候，突然，一颗流弹击中了中年军人的后背。一个战士急忙背起首长，另一个战士一边射击，一边后退，掩护着他们俩撤退。

首长突围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班长身负重伤，他艰难地爬到宋秘书跟前说：“你带着机要员和没有受伤的战士，赶快突围。我们几个受伤的战士负责阻击。”

“不行，要走一起走。”

“不行啊，我们几个是走不了了，你不要忘了你们还有护送首长的重任呢。”

宋秘书和战士们只能依依不舍地撤退。同志们撤走后，班长回过头来向撤走的同志们大声地喊道：“你们一定要为我们报仇啊！”

两名战士保护着中年军人，在当地群众和民兵的帮助下撤到了胡家庄。首长躺在床上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

这时，民兵班长回来说：“我和地下党还是联系不上。这时间太紧了，一时半会儿，无法联系。”

时间过得很快，大家干着急没有办法。就在大家全都没有了主意的时

候，宋秘书和报务员终于追赶了上来，他们一看首长的伤势，感到情况万分紧急。于是他们不顾无线电工作纪律，立刻架起了天线，向淮南根据地发报。

位于江淮丘陵的风苑山抗日革命根据地。

清晨，村里升起了袅袅炊烟，一声声鸡鸣和着三两声犬吠，显得那么地安静、祥和。在一个农家小院内，大家吃完早饭后，一个穿着旧军装的中年军人要去洗碗，警卫战士夺过碗说：“人快到了，您赶快开会去吧。”

一位身穿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的老军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厚厚的嘴唇，操一口浓重的赣南口音，一进门就喊道：“谭老板，你让我们来开会，有没有好东西招待我们啊？”

谭老板回答：“有，屋里不是有一个火盆吗？旁边有山芋和花生，要吃的話，你就自己烤吧。”说话间，与会人员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谭老板一看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到齐了，就从外面走了进来。这堂屋既是他的办公室，又是大家的会议室。

谭老板脸膛黝黑，这是他风里来雨里去地从事革命事业的最好佐证。他往会议桌边上一坐，用一口浓重的湖南话说：“好吧，现在人已经到齐了，我们这就开会。今天的会议内容是如何建立我们华中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抗日民主县政府，它的辖区和战前一样。今天，主要就如何保卫、扩大抗日革命根据地和怎样进行民主选举县政府的组成人员等事宜进行讨论。请大家各抒己见。”

老军人看了看大家，首先发言说：“我看这事是否等中原局机关到来后，由中原局来定？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多打鬼子上。”

谭老板解释道：“大家静一静，我再补充一下。我想我们是否在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机关来到之前，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县政府，作为给中原局的见面礼，使我们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让党中央感到，把中原局放在我们这里他们放心。我们建立抗日民主县政府，这样既能够调动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积极性，也给沦陷区人民做一个榜样。”

突然，机要员来到门外喊道：“报告，有紧急电报。”

谭老板说：“进来。”



机要员走进来说：“这是刚收到的。”说着把电报交给谭老板。

谭老板看了看电报后说：“同志们，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说着把电报递给老军人，“大家看看，这事该怎么办？”

一九三七年年底，日本鬼子占领了南京之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紧接着又沿着津浦线一路北上，妄图去解救被中国军队包围在台儿庄的坂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两个师团。中国军队凭借着淮河，坚决对日军给予痛击，没有让鬼子前进一步，为取得台儿庄大捷争取了时间。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掩护了台儿庄会战的中国精锐部队撤往武汉之后，才主动地放弃阵地而后撤。

日本鬼子占领临河市后，为了镇压和统治这里，组织了汉奸政府，把这里变成伪政权的伪省会。

日军警备司令部内，一个日军少佐走到司令官办公室门前喊道：“报告。”  
“进来。”

少佐走进来说：“司令官阁下，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报告。”

“靖上君，你是情报机关的，不归我管。”警备司令官山田对自己面前的这位情报系统的少佐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深知这位情报人员在刺探中国军事情报的同时，也在暗中监视着自己。

靖上说：“报告司令官阁下，现在情况紧急，我只能来向您求援。”

“好，你说吧，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上你。”

靖上走近山田，说：“据可靠情报，有一个八路军将领，要从北方根据地到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去。在苏皖交界处被我情报人员发现，一路尾随跟踪到了曹家村。我原准备在他们过淮河时，把他们连同临河市内潜伏的共党分子来个一网打尽。可惜，昨天夜里，皇军的一支部队奇袭了曹家村。在抓捕时遭到顽强抵抗，那个八路军将领带着仅剩的几个手下逃了，现在不知去向。”

山田满脸横肉，看了一眼靖上反问道：“这些应该都是你自己的事吧？”

靖上进一步说：“不，我是来向司令官阁下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山田把眼一睁说：“真是莫名其妙，你怎么想起来问我？要我说，就该治你的罪。”

靖上感到纳闷，他问道：“怎么，那支皇军部队不是你派的？”

山田不屑一顾地说：“我根本不知道此事，怎么会派人去抓呢？我的部队这几天根本没有出动过。”

靖上在屋内急得团团转，他不停地在问自己，又像是在问山田，说：“那、那些皇军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怎么来无影、去无踪啊？”靖上百思不得其解。

山田看到靖上的狼狈相，又开始可怜起他来了，于是便提醒靖上说：“你刚才不是说那位八路军将领是在苏皖交界处被发现的吗？会不会是我们驻在徐州的皇军干的？在这一地区能够派出如此精干的一支部队的，只有我这里和徐州。”

靖上恍然大悟说：“多亏司令官提醒，真是拨云见日。”他犹豫一下，“司令官阁下，您能不能帮助下向徐州方面的皇军核实一下？”

山田说：“这，恐怕不合适吧？我和他们不是一个战区的。”

靖上恳求地说：“阁下，再次求您了，您想如果我一层一层地请示上去，会让八路军将领逃脱的。”

山田责怪靖上说：“谁让你事先不告诉我的？如果你事先向我报告，我派人把他们给你抓来就是了。”

靖上急忙解释说：“阁下，不是我心中没有司令官您，而是我想扩大战果。我设了一个陷阱，既能抓住八路军将领，又能钓出在该市潜伏的共党情报人员。最好能钓出那个叫作画中花的，此人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南京已下令，要我们在近期务必将其抓获。”

山田听了以后说：“好吧，看在都为天皇陛下效劳的分上，我可以帮你问一问。来人。”一个随从走进来，“马上同徐州联系，问一问他们是否在昨天夜里袭击了藏在曹家村的一股八路。”说完山田给靖上倒了一杯茶。

不一会儿，随从进来说：“徐州方面回话说，昨天夜里他们是奇袭了藏在曹家村的一股八路。打死了不少八路，可惜，一个八路大官受伤后逃走了。”

靖上一听暴跳如雷，骂道：“这帮浑蛋，他们只知道抢功劳。我精心布置的陷阱，前功尽弃了。唉，煮熟的鸭子飞了！”靖上气得牙根子痒痒，惋惜得要命，在屋子里团团直转。

突然，山田拍了拍靖上的肩说：“靖上君，我看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怎么讲？”

“你看，徐州方面不是说，那个八路将领被打成重伤了吗？这同样是你抓他们的好机会。你想，潜伏在市里的共党分子，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给他们的这位八路将军治伤。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共党分子从地下浮上来，说不定你能抓到更多的共党分子，当然也包括那个画中花，你说是不是？”

靖上一听脸上又立刻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报告。”

“进来。”

日军的一个报务员走了进来，将一份电报交给靖上，靖上看后，急忙递给山田。

报务员说：“现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我市的共党分子电台联系活动频繁，我们只能破译其中的‘画中花’几个字。我们估计，画中花要有活动了。”

听了报务员的话，山田非常高兴，他踌躇满志地说：“靖上君，我说得怎么样？你又来活了，好好干吧。”一想到能够抓住这个画中花，山田就来劲了，过去因为这个画中花自己没少被上级训斥。平时只要一提起这个画中花，山田就气得牙根子痒痒。

山田虽然不高兴靖上，但在对付画中花这一点上，他们俩是完全可以合作的。他不由自主地说：“八嘎，你画中花终于又现身了，这一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他想利用靖上把画中花给抓住，他很想看看这个画中花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现在山田也不觉得靖上可恶了，自己心甘情愿地帮助他，而且是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帮助他。山田在内心里盘算着，这一次既能够成功地抓住画中花，又顺带抓住一条大鱼，一位中共高级干部、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这可是双喜临门啊。这样一来就实现自己的梦想，晋升为将军了。他在做着自己的

美梦。

靖上狐疑地说：“可我现在不知道八路将领在哪儿，他将逃往何方？”

山田催促靖上说：“你去找木村队长，让他把宪兵队的人都派出去，我再从警备队中抽一点人给你。他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就让他打电话问我好了。”

淮河北岸的各个码头，日军严格检查过河的人。

城内公园在临河市的南部，位于北面的半山坡上。公园坐南朝北，一进大门，有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圆木廊柱，雕花门窗，非常精美。小楼进门的门厅上悬挂着北宋著名大文豪苏东坡题名、现代书法家书写的“望淮楼”烫金匾额。一楼至三楼摆放着大小不同的茶桌，在楼上喝茶同时还能欣赏到淮河里的千帆万船，因此这座小楼在古代就被称为“望淮楼”。只可惜，在日寇的法西斯统治下，淮河里百舸争流的景象不见了。公园里游人稀少，冷冷清清。

一位青年坐在楼上一个靠近窗户的桌子旁，泡了一杯黄山毛峰，好像在等什么似的，他假装在看报纸，不时用警惕的目光环视着四周。过一会儿，一位穿着长衫、商人打扮的中年人走进来，大大方方地坐在青年的对面。

店员送来一只杯子，中年人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包茶叶递给店员。店员接过茶叶将茶沏好后，又把茶连同剩下的茶叶恭恭敬敬都递给中年人，说：“徐老板，您的茶。”徐老板是这里的常客，这些店员都跟他很熟。

徐老板假装不认识华子，随后他像找人说话一样，亲切地问对面的青年人：“年轻人，你来品一品我的茶。这是产自我们东山的小叶茶，是我自己在明前采摘，亲手炒制的，它别有一番清香味。”于是他一边大声介绍制茶的方法，一边小声和青年商量如何能让首长顺利手术。就这样，一个抢救计划制订了出来，而外人还以为他们俩在讨论茶道呢。

最后，徐老板小声说：“华子，一定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切记，切记！”

晚上，一辆火车由北向南正要通过淮河铁路大桥，守桥的日军和前来检查的日军共同把火车拦了下来。这些鬼子兵严格地按照上司的命令，仔细地检查每一辆过往的火车，特别是由北向南开的火车。鬼子们把火车拦下来以



后,就开始严格地检查货车的每一节车厢。鬼子检查了二十多节车厢后,火车的列车长问道:“太君,可以走了吗?”

“不行,把后面的闷罐车也打开。”

列车长无奈,只能再打开后面的闷罐车的车门。鬼子兵就按部就班地继续检查,眼看着就要搜查到首长藏身的车厢了。车厢里的宋秘书和警卫员拔出手枪,打开保险,分列车门两旁,准备和鬼子拼命。

领头的鬼子说:“快地打开。”列车长边找钥匙,边向旁边看。

突然,守桥的日军跑来报告说:“曹长,后面有一辆军火列车急等着要通过。”日军曹长犹豫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已经碰到一次这样的事了,前不久,一列日军一流师团的军列要通过大桥。他和现在一样奉命检查所有的过桥车辆,被一位日军少佐给扇了几个耳光。自己不服气,去找上司帮自己评理,结果被臭骂了一顿,还说:“谁让你自己不长眼睛呢?”今天,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犯上次的错误了,不然的话又会被别人笑话。

列车长一看他心里在犯嘀咕,就知道机会来了,忙说:“太君,您看,我们这列火车是从宿县过来的,宿县的皇军已经检查过了,而且还贴了封条,从宿县过来一路我们没有停车,封条一动没动。”

日军曹长看了看列车长的脸,想从他的脸上找出什么答案。他看了又看,没有看出什么,迟疑了一下后,大声地吼道:“开路!”

列车隆隆地开过了淮河铁路大桥。在桥南拐弯处的货场旁,列车放慢了速度,缓缓地停了下来,司机故意施放了大量的蒸汽,使这一片立刻处于烟雾之中。宋秘书和警卫员在列车长和司机的帮助下,把首长抬了下来。临分手时,宋秘书对列车长和司机说:“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不用谢,我们都是中国人。”

同仁医院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医院,处在城市的西南拐角上,大门朝北。它的南面和西面是山坡。山坡上是老百姓的石榴园,刚收获过的石榴树,在阴冷的秋风吹拂下,树叶尽落,只有光秃秃的树枝在摇晃。

华子走进同仁医院,敲了敲医生办公室的门。门一开,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外国男人笑咪咪的,亲切地喊道:“华子你好,快进来。”

“琼斯先生，我找你有急事。”

“什么事？”琼斯是美国人，有着强烈的反法西斯主义精神，特别痛恨日军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大屠杀。

华子说：“我们是朋友吗？”

琼斯回答：“那当然，按你们中国话说，我们是哥们。虽然我们俩相处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可在我的心中我们早已是老朋友了。我感到我们俩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那好，我想请你为我的朋友做一台手术，但你要严格保密。可以吗？”

琼斯看了华子一眼，说：“噢，我懂了。”接着琼斯笑眯眯地说，“啊，还是让我猜对了。”

华子不解地问：“你猜对什么了？”

“我本来就感觉你不是一般的人物。现在看来，果然如此。好吧，我很乐意为你们做事，并且一定严格保密，我对上帝起誓。”说着，琼斯在自己的胸前画起了十字。

手术室内，琼斯正在紧张地做着手术。华子和秘书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漫长的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手术终于结束了。华子急忙向刚走出手术室的琼斯先生问道：“手术怎么样？”

琼斯从容地回答说：“OK，手术非常成功！你就放心吧。”

华子握着琼斯的手说：“非常感谢你。我们走了。”

“你们上哪儿去啊？我现在要为我的病人找个病房住下。”

“谢谢你，不用了。”

琼斯醒悟过来说：“对不起，请你们原谅，你们是干大事的，我不该多问。”

华子他们把病人背到黄包车上，又跑了回来问道：“琼斯先生，请问你给我朋友打的这麻醉药针，还需要多长时间药性才能过去？”

“大概还要三个小时才能过去。”

华子点了点头。琼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噢，对了，你们稍等。”琼斯回到屋里。当他再回来时，手里拿着几支麻醉针剂，他把麻醉针剂递到华子的手里说：“如果他感到疼痛，你就给他打一针。”

华子急忙跑去问护士：“护士小姐，你好，请问，打吊针怎么打？”

护士小姐笑着说：“你看你这话问的，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好呢？好吧，我就这样说吧，就是凭感觉。你先把针头扎进去，再找血管，当针头碰到血管壁时，你会有一种滑动的感觉。你把针扎进血管后，就能看到回血，说明这针你打好了。”

华子忙说：“谢谢你的指教。”

## 第二章 奔赴延安

靖上带着日军像疯狗一样，他们逮谁咬谁。鬼子们从早晨开始就到处乱嗅乱咬，一直到晚上一刻也不停。毫无收获的鬼子们气急败坏地回到位于二马路西段裤裆路的日本宪兵队内。靖上一进门就大喊大叫，他想找木村队长商量下一步的方案。

一个肥头大耳的宪兵队长从屋里走了出来，问道：“靖上君，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唉，白忙活。你那边怎么样？”

“和你一样，没有收获。”

木村又进一步地问道：“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通过各方面情报分析，他们可能已经潜到市内，只是我不知道他们藏在哪儿。”

木村说：“难道他们就不会向东走，然后再过淮河？”

“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向东走再过淮河，可还是要过津浦铁路。铁路上有我们的人在巡逻，他们不容易过去。换句话说，就算他们能过去，时间也不容许他们这样做。他们那位将军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他们会不会逃向别的地方？”

“你是想说他们会不会逃到彭雪枫部？那也不可能的，因为他是被打中了后背，子弹还在里面，必须及时手术。这里离彭雪枫太远，他们不可能去那



儿。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潜到了市内。”

木村说:“靖上君,如果你真的认为你的感觉是对的话,那我们就来一个大动作。”

“什么意思?”

“我们给他来个全城戒严,进行大搜捕。”

靖上沉思了一下,说:“木村君,真的十分感谢你。可是,这样不行啊!”

“为什么?”

“你看,这个城市是津浦铁路从这儿经过才形成的。几十年前这里只是一个卖鱼的小集镇。它没有城市历史,没有城墙,没有城门,不像周边的县城。你又怎么能封锁和进行大搜捕呢?”

“你说得有道理,你真是一个中国通。”

“你再夸奖我也没有用啊。”

木村无奈地说:“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靖上说:“我想,他们只要进城,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给他们的将军治伤。我们围绕医院做文章。不如这样,你带着人前去搜查市内四家大医院,我带人去搜查小诊所和教会医院。你看怎么样?”

“行,在这方面我听你指挥。”

新亚饭店是过去几位民族资本家联合开的新华饭店,位于市中心,共七层,它是本市的最高建筑。抗战以后,被日本商人霸占,改名叫“新亚饭店”。

华子他们的黄包车刚一拐进新亚饭店的院内,就听见身后的大街上传来刺耳的警笛声。一辆辆装满鬼子的汽车呼啸而过,街上的其他地方也传来令人恐惧的警笛声。

华子从前一辆黄包车上下来,对后面一辆车上的人说:“你们别忙,我去看看再说。”华子迈着轻盈的步伐跑进了一楼大厅,看到服务台上坐着一个小伙子在打瞌睡,于是喊道:“小四,小四,快醒醒。”

小伙子一惊赶忙站起来,他一边揉眼睛,一边疑惑地看着华子。

华子说:“你快去后面茶炉房,找老李给我借点零钱。我今天换衣服忘记装钱了。”